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郡文粹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六

宋 鄭虎臣 編

僑書大畧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完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

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
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閒司冗職既
以罷廢則隄防之法䟽決之理無以攷據水害無已至
乾興天禧之間朝廷端遣使者興脩水利遠來之人不
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
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
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
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

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所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瀾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

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逆運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并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惟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侵占植以荻蒲蘿蒿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

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斷以遏水勢是致
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
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
當蘇湖常秀之間陂堰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
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
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積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
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
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

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銀林江等五堰體究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港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關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

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患之處
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壤等處尋究昔有江港
自南涇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
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尋究民戶有
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
杭州迂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
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
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

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
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為說是二者各得其
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
効若止於浚涇作埭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
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能
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
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
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之許

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洩沙漲故有埋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

故有漂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
埤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
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
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
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
洩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
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具文所開不過三四尺一
二尺而已又且於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

尺不問高下而自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
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
冲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湏置堰閘所以外防
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
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强者保利於所
得不時啟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
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
界之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

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
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
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
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等浦以
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冲之憂
既望亭之西自有五邨堰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
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
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

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小雨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於

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三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天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吏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都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奏申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

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埤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河浦必皆壅滯所築圩埤必遭冲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鉄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江湖河漢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鉄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濤所

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治江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攷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隋時仁壽中於蘇州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邑以地勢卑下

沿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太和中再開疑即僑令所謂開鹽鉄塘以洩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亦且南不

入於秀兩州之田廼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二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才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按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

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廻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渚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鯉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倪偶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

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漲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圩垸無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溝洫有車畝一作畝之利其餘若斜塘漲大泗漲百家漲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垸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漲三十餘處往往可治者過半矣其聞江

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
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邨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
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

叅稽焉

亶既沒其子將仕即僞天嗣葺其說
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三十六浦利害

趙霖

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
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
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而平江之地勢自南直北至常

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
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
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塹身塹身之
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
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
䟽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
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
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䟽外沙日以積

此崑山諸港浦堙塞之由也。堙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裡水之減，不給灌溉，悲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港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洩之，涓涓而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得，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

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固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岸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畝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高工大而利溥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

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
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
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
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
尋究得古曾置閘者才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
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
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
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

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
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
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
減退令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啟外水無自以入
裡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
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
以灌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
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啟閉水有洩而無入

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於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時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國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

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波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農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田

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惟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植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冲激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風浪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

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
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
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
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
能作小墪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
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
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
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

借貸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
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
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濶水勢
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
浦七丫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
浦蔡浦浪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
東陳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磧浦鄔溝浦瓦浦塘浦
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

涇金涇錢涇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問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
閘隨潮啟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患仰莊徽差戶
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駟券遞馬赴尚書省指
說徽郡守也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霖充兩
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閘
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漸開治更不候報明先次施
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

新任水患甚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
違碍並依令來指揮合用錢米併辟官置司等令趙
霖速具畫一聞奏章疏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
進仍着童師敏克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其
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監司州
縣如有稽慢闕悞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
封樁米撥支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
貫如缺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併降空名

度牒二千道給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誥各五十道
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各立價值將合用工料
召有力戶脩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
用錢米准直給誥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合
有無違碍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
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捐差理為在任日月不許辭免
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
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

准脩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嵩辟使臣
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
轄造堰閘官依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覈工料點校醫
藥飯食等官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
以示獎勸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
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一員積水之地正在崑
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令來開修平江
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

夫先於平江府諸縣催募如缺即分那下常湖秀州
催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
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
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
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初塘口長十三里面濶十五
丈底濶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一十一萬二千八百
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桂橋開修至港口開長二
十里有奇面濶六丈五尺底濶三丈深七尺通役亦

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萬涇浦自太倉塘至斂口開
修至青堰坊北長三十四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
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掘浦自上源開修
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奇面濶三丈底濶二丈四
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
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
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二十
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

長七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
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竇五十八
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濶二丈五尺至一丈底濶
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
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奇其已築岸一
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
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
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

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年了當其便民利害畝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圖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

築錢涇口至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濶一丈五尺面濶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至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濶三丈底濶一丈五尺深七尺卽造小山浦口啟閉洩放水勢斜門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

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濶十丈水深三尺
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六尺顧亭邨心開十字河共長
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尺濶七尺水深四尺隨河兩
畔築岸高濶各六尺至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
百丈濶四丈水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宣和二年八
月十一日詔止罷後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古獄根磨
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
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

馬

表薦陸脩

華覈

脩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

陸脩字敬宗凱之弟天姿通朗才高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脩至終無他詞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城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

虎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云云後召為西陵督封都
亭侯華覈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
庶績熙矣胤卒子式嗣

表薦陸禕

前人

休質方幹器宇強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
財有節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詔陸玩

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常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云云代王導等為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為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皆蔭其德字薨謚曰康子訥嗣

辭召表

顧歡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

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表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蠡管謹
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
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不仕
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為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祚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

云云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郎俱不就

孔稚珪陸澄虞棕沈約等薦杜京產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與奉初朝請掛冠辭世遊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簷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

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無意名利郡召主簿州辟從事
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等表
薦云云不報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郎京產曰莊生
持鈎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詔史德義

武后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謙冲彰於閭閻
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

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啟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
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
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
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
徵赴都詔曰云云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翰林盛事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云云問是誰作李僑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尺轉侍御史承慶嘗為昭陵挽辭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挽章

方子通

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
丹旄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
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張僅字幾道顧榮字叔思皆客於王荊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馬僅至著作佐郎卒子通作輓極哀楚誦者為出涕吳人因目方挽詩云

溫公詩話

丁偃

白虎前茅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偃蘇州進士試過英延講藝詩云云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絕句

蔣堂

歸來身隱太湖濱
天與扶持百歲人
雖是浮雲隔雙闕
丹心愛戴在君親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於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
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后廢
堂極論不可出為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
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抗益蘇州後十二
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堂
為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

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云
忠厚之氣始終如此

范文正公真贊

閻灝

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皐夔元
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於皇天是肅
是度不傾不蹇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
巍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

史傳其畧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
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
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為
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
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過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天聖中為秘閣校理以言
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左司諫上疏請
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又揖宰
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濱震
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
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績願留以畢其役詔復
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得失知開封
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

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
州趙元昊反河西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又為
懷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為將務治正
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
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
人逝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
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迺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
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為

樞密副使數月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
以紙筆使疏於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
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左右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為河東
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才六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
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
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輿至徐遂不
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
賢之碑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
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
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
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閭邑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祐少有大志早

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

延賓佳話唐宋遺文

范纘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

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

范纘唐末人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咏詩贈隱者云云
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
云干曰惜哉不享壽果十歲而卒

咏懷

范周

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
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折屈於人所居號
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咏懷云云其氣概
肆兀類如此

送李璋

王安石

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
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在天公不可猜

李璋吳人居盤門有不羈之才荆公甚愛之嘗有詩
送璋應舉云云及下第又云云璋後改名玖以累舉
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晉張林妻徐氏者按張林碑

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慎中和聖善婦德既脩母道
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
映朗節外新共燬風邁淑謹其身

太湖石賦并序

陳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面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詞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
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
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烟散而復聚
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
飛乍起稚戲携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
之心蜜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鄒韓校之劍
利於鐸若廼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

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蓋難得而剖悉吾將弔
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
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於庭
囿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
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為磬兮
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
子之醜

太湖採石賦

程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瑰奇之產謹為賦云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脰而騁剝山探海皆世之競廼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岳茂草木於毛膚包蘄岩於骨骼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令使者窺複穴蕩泥沙搜奇礪於洞脚刷或作刷巧勢於丘阿呼靈匠以

運斤指陽侯使息波登江山之夢夢續劍閣之戕戕莫
能剔山骨拔雲根真女屹立伏虎畫奔督郵攘袂以相
睨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遺於鹽沃豈有恨於苔痕嗟
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
徒勤既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
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
煮糧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
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

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
醢鷄不可以語天螻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
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而談王道至聖
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土德光大
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琬琰珮天不秘其寶樟楠
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奇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
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

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
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
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惠之難名者矣
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子顧喋血之未
艾乍游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
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可遇抑
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
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腠惟屬鏤之無知顧

尚方之奚挾故將鑄采石以為劍凜監毛於佞首若是
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灾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
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眇抑
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薶富者
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
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
日不蔽則明川不淤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

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黻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
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
然而起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
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襲烝母
此包羲之嬪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煉五色以補天
育萬物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
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

之有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朴之人聾聵其知鹿豕其
遊竊億妄議廼命知之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
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
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
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
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

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
宇慎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
石有徒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公之所嗜者
甲也先是公之察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好
廼鈎深致遠獻瓌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
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
盤坳秀出如靈丘仙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
有縝潤削成如圭瓚者有廉稜銳劇如劍戟者又有如

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
將闢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飲雲歆雪疑疑然
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岩夢靈靈若拂嵐扑
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
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覲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
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
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
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

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類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全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嗜石

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題太湖石詩并序

牛僧孺

李蘓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韵奉呈夢得與
樂天其詩曰

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神驚帶
雨新水淨輕敲碎玉鳴撓义鋒办簇纓絡釣絲縈近水
搖竒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
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噤瘳微寒

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鰲足困支撐珍重姑蘓守
相憐懶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
河僅百程池塘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
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
破宿醒曉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南朝有司空石蓋以定石之品流念
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

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
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
槎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韵聆烟波含宿潤苔蘚
助新青嵌穴胡雛兒纖鉅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
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
浮塩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
擊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
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耆搜求按舊經垂鈎

入空隙隔浪動晶瑩有獲人爭賀歡謠衆共聽一州驚
閱寶千里遠揚舠觀物洛陽陌懷人吳郡亭寄言垂天
翼早晚起滄溟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
因題二十韵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巍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折劍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
磷磷狀疑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必清越叩瓊瑰岌葉形

將動差栽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
雨斑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鵲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笋
窪剡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為尤物於
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
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杯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頽疏傅心偏愛園公眼屢
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嶽峯才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

空華陽洞重叠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劍門深形質
貫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
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搗帛不如砧何乃主人
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
氣通岩穴苔痕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太湖石

皮日休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蘚岩高下剗乃

是天詭怪信非人工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
復何若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羆連絡若
鉤鑠重疊如夢跗或若巨人骼或如天帝符降肛簣簪
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
載之勞軸轡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睨瞋遠
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茁齧賞玩若稱意爵祿
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
石無

陸龜蒙

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
栽基棟宇礪砢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瑱或將
破仇敵百礮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
庭者一以非此選搓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
空所尚者葱蒨旁穿叅洞穴內竅均環釗刻削九琳窻
玲瓏五明扇新瑤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
風只流眇

胡宿

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
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岩下見初平
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蒼苔幾遍行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
久為波濤所冲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厖名彈窩
實水痕也沒人縊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
扣之鏗然作鐘磬聲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

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定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勗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碗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勗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勗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傍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剡石面贗作彈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

可作碑碣及甃砌階祀者則出湖中之黿山瑩潔可
鑑堅潤如金玉亦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白雲泉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冲下山去
更添波浪向人間

范仲淹

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含哀樂音月明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廼去堯湯歲
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
斗量黃金

錢藻

白雲岩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
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邈落流自鰲峰海上回

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薦白雲泉書與范文正公

陳純臣

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
知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
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
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岳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
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
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

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
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倘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
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
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英惠山之靈
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
詩咏題後之作者以樂天寄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
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
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

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湧知體泉之動霸是四雅鍾
於一德天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
寘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慨文詞窘澁不足為來今之信
倘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擘箋發咏樂天如在當斂策避
道不任拳拳之誠

鬥鴨賦

李邕

東吳王孫嘯傲閭門魚橫玉劍蟻滿金樽賓僚霧進游
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潤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

絲管遞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歌徙座取物為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海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啞喋爭食離襪帶離隨綠波而澹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門則仁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其沿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羣繞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禽縱更相

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以決勝終
追飛以襲弱聳謂驚鴻迴疑及鵲偏仄兮掣曳聯翩兮
踴躍忽驚迸以差池倏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
為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潰蘩排錦石蹴瓊沙
披羽翰簸烟霞避參差之荇菜隳菡萏之荷花駐江妃
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槎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
屬訇厲天蛙黽兮失笑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鷄沮氣傾
市之鶴慚妍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宜傳良戒之而

在門俾聞義以忘筌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
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杭州內養使
舟出舍下龜蒙家僮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
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遽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
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
言曰常自呼其名耳

鶴媒歌

陸龜蒙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間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同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
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泳藻乍低昂立定當曾流一矢
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羣由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吳人射鶴自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
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羣鶴見之以為同類無猜遂為
矢所中龜蒙作鶴媒歌譏同類相陷者

鵙鵙

前人

詞賦曾誇鵙

徒角切

鵙

牛欲切

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

置踈籠晚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讐防徽避繳無窮事好與栽書謝白鷗

鵙鵙水禽龜蒙嘗得於震澤黑襟青脰碧爪丹喙色

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被囚籠檻為賦詩焉

江上漁者

陶弼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

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

蘇軾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
湏是松江烟雨裡
小船燒薤搗香蘂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
在諸魚之上

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腮湖魚止

二腮味輒不及秋初魚出江者吳中好事競買之或有游松江就鱸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畧脩所少吳松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湏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更餌湏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鱸之周浹會者鱸鱠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膾菰葉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

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
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呼為金羹玉鱠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膾事具載鱸魚條

紅蓮稻

陸龜蒙

遙為晚花吟白菊近秋香稻識紅蓮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云則唐人
以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
肥而香

再熟稻

蔣堂

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

再熟稻一歲二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
江亭詩云云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
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及長復成實
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答鄭騎曹青橘

常應物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湏待滿林霜

綠橘出洞庭東西兩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
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
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
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扁橘皮不可不察芝田
錄云常蘇州寄橘詩曰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
霜橘三百顆常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
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洞庭獻新橘賦

常應物

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
而平湖遠國之興壤中華之外區沃土所宜兮四方各
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玄律改風落瑤
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時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
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滴曉潤而霜清圓甚垂
珠琪樹方而向熟味能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
它於周制則那充厥包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沱襄橙不
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嘆其美所貴者不以

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萬物以坐入離
本枝而不返其價百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
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
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
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攄梨而莫遂脩職
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
多結實者衆斯摘也來則隔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
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皇帝垂衣而制萬國舞干

戚而來九區包之摘袖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
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
環海元侯布教屬吏下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
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
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玄默深居穆清扇
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遐荒之貢得斯華實
之英迺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
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

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
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於一人丹其實體南方
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檳榔
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外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
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
見收物之因人也其則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倘
草木之可儔希成名於入貢

揀貢橘書情

白居易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
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駘力望闕難伸螻蟻情
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

新橘

梅摯

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他日功成許高退
社中還結素封人

洞庭春色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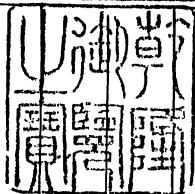
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歲於一班舉棗葉之
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媚
媚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
灣携佳人而往游勤霧髻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
澤而與俱還糴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
霧鮮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

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
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知髦鬣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闕
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
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
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
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真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

勝為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
格悲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
宜旱故不能多植及遲久方結實時一顆至值百錢
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釘盤時金碧璀璨
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
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鵲夷而酌
西子其珍貴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
烈又不待言而可知



吳郡文粹卷六